

那些關於十六歲的

文、圖 | 詹佳鑫

我不知道命運在我們身上布置了怎樣的時空按鈕，亦不曉得何時該按下哪顆才能打開正確的人生之門。但確定的是，某些難以言明的時光已凝縮成獨有的母城記憶，包裹著青春的喧嘩。如果可以，真希望能趁時間的放大鏡拉遠之前，一一向過往的自己打聲招呼，並補上一抹勇敢而理解的微笑。

數位相機

像住進相機裡，這世界突然變得好安靜。

升高中的暑假，買了一台數位相機，價格不貴，功能普通，純粹只是作業需要。小心翼翼地拆下包膜，我拿著它東翻西轉，好奇著每一個按鈕，到底能打開什麼？

彷彿是一場預設的儀式，在我買下相機前，班上早已掀起一股「自拍」旋風。下課鐘響，前面的女生便亮出銀光閃閃的數位相機，像一枚巨型磁鐵，頓時吸住了所有目光。她熟練地舉起右手，手腕向前微傾 45 度，然後抿唇、睜眼、微笑，一下子就跳進相機裡了。一旁的同學直嚷著借我借我，那台被高舉在半空搖晃的相機，變成了萬民伸手卻仰之彌高的小宇宙。

我安靜地看著他們，每個人眼裡都閃著耀眼的青春之光，彷彿宇宙中發亮的星辰，正逐漸擴展成浩瀚的星系。聽同學說，自拍要好看，第一是不能長太醜，第二是要每天勤練（完美的自拍應該是天生麗質和勤能補拙的結合吧）。「好吧，就算鼻子不挺眼睛也不大，還是有機會補救的。現在有防手震、光學變焦、自拍凸面鏡裝置，還有翻轉螢幕、自拍倒數計時，還有美顏模式哦！」她說得頭頭是道，我在旁安靜地聽。每個人都睜大了眼，彷彿和這時代有了小小連結。

回家後，我把房門鎖上，偷偷拿出那台基本款相機，開始摸索如何將自己完美地置入這方小框框裡。我坐在書桌前，練習憋氣、微笑定格，或是對著鏡子做「下眼臉上縮運動」（聽說這樣會有肅殺之氣）。有時擠一擠鼻樑，有時捏一捏臉頰，我彷彿能重新移動我的五官，對於背景顏色、環境明暗，還有細微的表情變化，這時代的構圖似乎正在成形：眼睛睜太大會有抬頭紋，頭的角度不對會變外星人；光線太強變殭屍，太暗像得憂鬱症。

小宇宙逐漸擴大，籠罩了大街小巷、公園、圖書館甚至是便利超商，到處都是自拍者的天堂。不知不覺中，這城市儲存了自己的臉孔，並隨著人潮來去而調整焦距、變換造型。無名小站裡，精選自拍照被大量點閱，憑著左鍵便能輕鬆進入每張臉。曾在路上看到一群女孩，集體面向天空定格、微笑。我不禁佩服她們，那



16歲人生第一台數位相機

定格下的時空，是否有什麼正悄悄移動？那些看似渾然天成的姿態，又是經過多久的自信建立與自我練習方能展露？她們都是自拍中的佼佼者，儘管眾目睽睽，在那宇宙的籠罩下，一切都變得無可厚非。

一台小相機到底裝入了什麼？一枚 power 鍵，開啟了多少進入的過程？數位相機是一個隱藏的房間，置放青春最繽紛搶眼的照片，不管模糊或清楚，每張臉都有著故事悄悄傾訴。這世界就這樣安靜起來。每天，可能都有幾座小宇宙正在成形；而每晚，當城市裡的五官一一睡去，可能還有幾間房間正發著光，一些人安靜地散坐桌前，對著相機擠眉弄眼。

做
16
歲

小木偶

穿越人群，我隨著行人的呼吸調整前進速度。許是潛意識作用，我避開安靜的小巷，讓城市的節奏操控我行走的姿態。面對如夢似幻的朦朧街景，我只能依循人潮帶我往下一個目的地沖積。

張愛玲曾在《爐餘錄》中素描母城，她曾說：「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舖櫥窗裡找尋我們的影子——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，蒼白，渺小；我們的自私與空虛，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。」我沒有如此銳利清醒的眼睛，我只是一隻小木偶，茫然依賴他人的共識而生存。久居城市總令人感到無所適從，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釋與言論，真能表達眾人的理想嗎？城市是一個經由互補與再造的巨大有機體，我們在底層裸露喜怒哀樂，試圖找尋另一種重生的契機。然而，在

城市與城市人之間，在理性與感性之間，我們真能返回那永恆寧靜的居所嗎？

走出人群，我感覺身體好緊好緊，沒想到越是刻意避開，越是刻意遺忘，竟越感到難以釋懷。我依然隨波逐流，依然緘默，在這繁華大城裡，每人都有自己的宿命，在無人知曉的地方，安靜地扮演自己。在操控與被操控之間，快樂惆悵，微笑悲傷，我練習抽換青春多情而空洞的面具。

小黑

每天早晨，繞過蜿蜒的小巷，瞥你一眼之後便轉進街衢，跳上捷運進入城市的核心。相同的節奏，相同的風景，孤單的我呀孤單的你。

你總是躲在車底，靜靜地看著陽光挪移。我無法好好地凝視一枚影子，無法像你一樣悠哉地聆聽風的秘密。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埋首書堆，偶爾和同學閒聊幾句，最後卻只能用笑聲掩蓋彼此心底的無奈與恐懼。此刻的你是否也正思考著存活的意義呢？像一位小小哲學家，在行人移動的瞬間，我相信你一定體會了什麼，如此日常，如此私密，卻難用言語說明。



最喜歡的家政課。



建中班際排球比賽。

那天晚上補習完，我獨自走在微雨的小巷，雨絲在路燈的照射下，黃澄澄的，感覺更冷了。我直覺地看著那輛灰色小轎車，你就趴在車底，露出兩隻發亮的眼睛。本以為你會對我喵喵示意，但最終我們只是相互凝視，不發一語。接收了一天城市的聲音：狂喜的、不安的、吵雜的、敷衍的……，此刻全化為柔軟的雨聲，在我的傘上、你的車頂，敲擊出生命的隱喻與孤寂。

小黑，你今天說過話了嗎？我的影子在路燈下，變得更黑了；你瘦小的身軀，在車身的籠罩下，變得更小了。也許，我們都想和別人認真地說話，卻總是力不從心。而此刻，我感受了你的感受，就這樣安安靜靜，用我們無聲的貓語。

黑糖冰

蟬聲唧唧，下課鐘聲總把我們拉到這裡。這是一家位在建中側門後方的黑砂糖刨冰店，當整座城市都悶在節節飆升的氣溫裡，只有這家小店維持著涼涼的喘息，靜待青春小獸的共鳴。

穿過校門，彷彿穿越蟲洞，我們就這樣結伴來到另一個時空。在課本考卷之外，我們在這裡安全降落，高低錯落的淺藍冰柱上貼滿每日最新冰品，暗紅色牆面有黑色麥克筆的時光足跡。這裡四季恆溫，青春的心跳是這星球唯一的熱能。

我常和朋友點一大碗刨冰，兩個人拿湯匙用力地在冰上敲敲打打，往下挖了一匙糖水和幾顆珍珠便送進嘴裡。有時趁聊天的時候和 Z 偷吃 S 的粉糰，有時大膽互搶碗裡的最後一粒芋圓，輸家只能撈浮冰翻白眼。在極凍星球上，我們離夏天好遠，卻有一種青春洋溢的感覺。這是極凍的夏天。

南海路 56 號

如果以放大鏡照見台北紛繁複雜的地域網絡，南海路 56 號無疑最清晰立體。捷運是移動的床，每日往返城南城北，車廂裡漫漶的睡意各自牽連昨夜夢境，欲醒未醒。出站後與一群卡其制服並肩行走，像一支備戰的征隊，卻踏踩著一致的升學疲憊。好友 H 曾說，早晨的南海路充滿尷尬，和不熟的同班同學步行十分鐘便感覺白髮蒼蒼。也許，可說得再深刻些：「敏感溫嫩的青春身體裡，都被迫收容一位受虐的陌生老人。」

有人羨慕我們上課可以豪邁扒吃便當，在燠熱溽暑可以袒胸裸腔。班上窗臺掛滿衣架，晾曬濕皺的運動服、襪子或格紋內褲。酸腐汗臭飄來飄去，三年如一日。彷彿透過窗外陽光，我們青澀的杞人之憂便能藉此蒸發，連同大人諄諄的邪惡叮囑。但只是幻想。衣服乾了仍有氣味殘留。

那段時日，職棒假球案、北縣等縣市升為直轄市、法務部長因死刑廢除與否而請辭。甚至更久以前，政府發下消費券，我和朋友兩天就花光，復歸拮据。



第13屆台北文學獎青春組新詩頒獎典禮。



一年十七班空教室。

我們關心考試成績與排名，那是重要的食糧。有時中午和同學外出覓食，卻常怕第五節遲到而匆忙外帶打包，最後還是得在堆滿課本與疑惑的座位上迅速食畢。我常有種越吃越餓的感受。

記得高三下，班上颳起韓流旋風，置物櫃鐵門貼滿少女時代的長腿照。電腦裡總有非法下載的韓國流行歌，下課便是一群胖虎的恐怖嘶吼。L是班上的小潮男，他有十幾雙名牌鞋子，每次模考完就又添購一雙。羨慕之餘，我卻常厚顏翻閱他的時尚雜誌，關心最近流行趨勢，然後用微薄稿費網購類似的便宜型款，偷偷穿，因為高調就會被L的銳眼睥睨。在那段穿梭補習班與圖書館的苦悶日子裡，我添上了保護色，低調地潛入時尚潮流，用資本主義滌洗升學歷力，發現挺具效果。

有次日本某高校與我校進行交流參訪，數十位甜美的日本女孩從明道樓一路繞至莊敬樓，那時高三仍是上課時間，忽聞此訊，每班無不嘶吼野叫、敲桌

詹佳鑫，1992年生，素食者，建國中學、臺大中文系、臺大臺文所畢業，現為高中國文教師。曾獲臺北文學獎、新北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、台大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全國super教學獎、新竹市教師組作文第一名等。作品收入《創世紀》、《國民新詩讀本》、《臺灣詩選》等，並於《當代台灣文學英譯》兩度翻譯國外。詩集《無聲的催眠》榮獲周夢蝶詩獎、誠品職人好書大賞、文化部中小學優良推薦讀物。2019年榮獲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傑出碩士論文獎。

踴椅，紛紛奪門衝奔而出，一樓到四樓走廊轟轟震響，男性賀爾蒙漲湧瀾漫，空氣飄滿糖霜。

我不知道命運在我們身上布置了怎樣的時空按鈕，亦不曉得何時該按下哪顆才能打開正確的人生之門。但確定的是，某些難以言明的時光已凝縮成獨有的母城記憶，包裹著青春的喧嘩。每當重返南海路56號，彷彿都會遇見自己忙碌孤單的身影，奔行或漂浮在城南一隅。如果可以，真希望能趁時間的放大鏡拉遠之前，一一向過往的自己打聲招呼，並補上一抹勇敢而理解的微笑。☒

做
16
歲